



荡涤机锋得天巧

——序《李建军篆书中国美诗词》

□支英琦

作为中国书法的母体，篆书的历史可谓悠久。唐人韩愈曾作诗《石鼓歌》，其中有云：“鸾翔凤翥众仙下，珊瑚碧树交枝柯。金绳铁索锁钮壮，古鼎跃水龙腾梭。”让诗人大发感慨的石鼓文，系中国最早的石刻，字体为“大篆”。韩愈偶然看到石鼓篆文时，感叹字迹有如鸾凤翔飞众仙飘逸，笔画恰似珊瑚碧树枝柯交错。苍劲钩连像金绳铁索穿锁钮，浑然又像织梭化龙九鼎沉没。刻写在石鼓上的一段古老文字，竟然引起诗人如此美妙的想象，这足以说明，篆书绝不仅仅是一种实用的书写文字，而是一种大巧若拙、妙不可言的艺术瑰宝。

在当代书家中，有志于传承篆书衣钵者众，而能树立生机盎然的艺术风貌者寡。这是因为篆书的流传离今天已经太久远，非涤虑静心者难以追摹篆书之体貌，更遑论穷究篆书之奥义。而在其中，李建军先生无疑是引人瞩目的一个书家。阅读他的篆书作品，在清晰的传统脉络中，你可以看到他数

十年磨炼和探索的印记。他的作品出自正脉，稳健平实，绝无乖张狂狷之流弊。他重视用笔，笔锋直下，婉转有序，古质中含、朴拙率真；其线条深厚凝重、质朴圆浑；他的字形结体，循规而不蹈矩，疏密相间、顺意天成。在他无为而无不为的笔墨中，呈现一种谨严朴厚、稳中见逸的书写之美。

在《李建军篆书中国美诗词》中，这种书写之美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。比如屈原的《离骚》，皇皇2490字，其中不乏结构复杂、冷僻少用的字体，书写中稍有迟滞停顿，就会出现气势的阻断，滑入美术字的范畴。建军先生在书写前明显做足了“功课”，线条起止藏锋无迹，转折圆转而无角节，结体修长匀称舒和，体现出书家扎实的古文功底和清雅流美的艺术风格。

李建军先生在进行篆书创作时，善于从大局谋划，对整幅作品的气势和章法胸有成竹。在其书写的苏轼《水调歌头》中，他强调篆书的写意性，并不拘泥于一笔一画的准确摹写，而是笔随意到，字结神完，随着沉稳、含蓄、率

真的线条不断地丰富，作品的朴厚敦实中隐含着抑扬有致。特别是收尾时的飞白，似断还连，妙趣无限。通观整幅作品，实象空灵，古拙灵动，透出浓郁的书卷气和文人气息。

何绍基在《与汪菊氏论诗》中曾经说：“如写字用中锋然，一笔到底，四面都有，安得不厚？安得不韵？安得不雄浑？安得不淡远？”意思是说，写书法时中锋用笔，下笔肯定，线条自然会厚实饱满、韵味十足而雄浑撼人。李建军先生集众家所长，潜心体悟，深谙用笔之奥义。他的书写强调中锋，篆籀之气盎然，雍容之仪顿显。而这种书写风格和古诗词的韵律相辅相成，篆书与诗词相映，更有了番文化情境。在不久前书写的李白《将进酒》中，建军先生用修长、圆润的字体，气贯力注，舒卷自如，书法的潇洒自如和诗词浪漫高蹈的境界浑然一体，使人们在融入中得到悠长的回味。

李建军先生篆书艺术的精进，来自他对中国文化的钟爱和书法艺术的痴迷。而他以篆书书写中国古诗词中的名篇佳句，用古老文字之

美展现中国诗词之美，可谓其篆书艺术的创新探索。他是一位不断挑战自我的书法家，在长期的书法研习历程中，他曾用心于真草篆隶诸种书体，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最终执着于篆书一途。几十年来，他心无旁骛，孜孜以求，从小篆而入大篆，进而赋予了书法的中正醇和之美。

从来书法如人生，这种中正醇和之气象，在建军先生的日常生活中也有着充分的展现。他豪爽中不乏细腻，严谨中满是真诚，用艺术的气质温润平凡的日子，展现朴质浑厚的艺术与生活美学。由此观之，建军先生在篆书艺术上的孜孜探索必将迈入自由无碍之新途。

最后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，《李建军篆书中国美诗词》即将付梓之际，嘱我为序，接下“作业”后顿感忐忑：一则建军先生为我的领导和学长，其在书法艺术上的躬耕精进早已深得同道盛誉，无需我再饶舌；二则篆书艺术源远流长，天机流荡，以我门外之人岂敢妄言评议？承蒙建军先生抬爱鼓励，惴惴之际，勉强以情为文，权为学习心得吧。



《李建军篆书中国美诗词》
李建军 著
青岛出版社

跟着大家读历史

——“名家读史笔记”丛书出版



扰攘的、污染的现实生活中，诗意已经渺茫难寻，只不知在忘情的读写中，能否稍有超越否也。

——邵燕祥



人生如寄，个人自有悲欢，不过是风雨中的黄叶微尘而已。虽难免喜怒爱憎，但也不必纠结放不下。

——陈丹晨



荀子认为“出乎口，入乎耳”的读书不能到达人的心灵深处，只有深入心灵的读书才能化为人生的实践，支配人的一生。

——王学泰

以为远大的理想遥遥无期，不及身见，便消极失望的，固然未必算真有什么理想；以为理想距此一箭之遥，只需跑步过去便是，从而起劲的，也只是受了虚妄的鼓舞，并非真有什么理想为精神支柱。

《风雨微尘》是著名评论家陈丹晨先生的读史文集。书中，陈丹晨先生怀念故人，追忆往事，留存了历经多年沧桑的历史风云碎片。全书共59篇文章。每篇文章可读性强，流露出真诚的人道主义信仰，为今日社会和文坛所稀缺。

在《“出逃”与人生》一文中，陈丹晨是这样说的，人在旅

途无论何种年龄，也无论主动还是被迫，不如意事常二三，总是要孜孜矻矻地一路走去，即使遇到种种困顿曲折也在所难免。就像作家金宏达游峨眉山，不到金顶心有不甘；科技发达已给人省心省力，有缆车就无需挥汗攀登，但总还有一段石阶要走，仍需不时自励和发力。殊不知这时已丢失了多少攀登的情趣和目不暇接的美景。人们就是这样，既不肯放弃登上金顶拜佛极目看世界的机会，又在绝壁千仞前的舍身崖上不寒而栗，赶紧回头抽身，长叹，自娱，“出逃”，都是绝招！

著名文化学者王学泰的读

史文集则收入在《写在历史的边上》一书中。王学泰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审视历史现象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，笔下生风，兼有文化的深度和历史的纵深感。全书共46篇文章，篇幅短小，涉及风俗、制度、史书等方方面面。王学泰解释书名“历史的边上”时说，所谓“历史”就是指史学，所谓“边上”就是边边沿沿的一些小事件、小问题。王学泰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，以研究游民文化著称。著名杂文家鄢烈山曾说：王学泰的“游民文化”，与余英时的“士文化”、李珺平的“门客文化”鼎足而三。王学泰几十年的

写作都与文学有关，“私心所好却在于史”，因此，读史书往往比文学多，特别是退休以后，当读书成为休闲的时候，更着意于历史，“当然我读史不同于以研究为目的的史学家，我也注重趣味，或者如当今青年人常说的‘好玩’，然而遇到问题，总喜欢刨根问底，有时也很纠结”。

在《君子之德，常存敬畏》一文中，王学泰说，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，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。世界大多数地方是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，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，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。朱熹在《中庸注》中说“君子之心，常存敬畏”。他指的是永恒不变、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，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，“道统”延续了两千多年。现在我们努力进行社会建设，其中也包含着文化重建。对“道”“文化”的理解和定位，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，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的事实，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、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，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。